青莊館全書 三

嬰處雜稿 二

禮記臆 一二

絅菴藏

共二十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

嬰處雜稿目録二

觀讀日記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嬰處雜稿 二

觀讀日記 起九月初九日止十一月初一日

余今年爲舉業所縛纏雖有古人詩書不暇觀且讀焉重陽日存心文字裡掃拂卷帙滌洗筆硯于以讀中庸有暇旁觀古今子集詩文自此日爲首凡有得逐日書之以就靜養規模甲申

重陽散士書

九月戊午朝霧○今年日氣雖暖若春昫節候漸晚菊不黃華可謂虛負重九矣余家花餻以葉代之花餻者俗名花煎按葛稚川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益相傳自古莫知其由周官籩人職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曰糗餌者豆末屑蒸之以棗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餈又按玉燭寶典曰食餌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加味嘗新蓋非今之油煎者也然其遺風歟○始讀中庸序無一字可增減信乎朱夫子萬古之師也

遷固愈脩軾執筆之倫雖終年執筆逡巡退步不得辨
此序矣庸學二序雖與天地相終可也
己未○午有尋訪事○夜觀許氏記言所載姜承旨趙
引儀遺事其畧曰姜緖遠卿晉陽人 宣祖相貞靖
公士尙子嘗侍 上泫然出涕曰臣賦命至矣不得
長侍 殿下出語同僚曰大亂將作 殿下辭氣之
間其兆已見矣壬辰有倭寇國果大亂善知人嘗大
醉論人品善惡脩短吉凶無一不驗嘗與梧里李文
忠公同在槐院秉醉罵詈同僚獨指文忠曰若等皆
不及此人但作相於危亂之際揮涕泣而當之嘗見

童子摩戲拍童子撫頂曰動中有靜定日必貴童子乃相國申欽也趙忠男趙文正公之兄弟之子孫稱病啞不肯與人言凡人物之善惡邪正得失皆以嚬笑示之其所嚬之人一一皆敗所笑之人皆以令譽終與姜承旨李文忠友善云

庚申朝霧○是日余有微痾半日偃臥有時氣沉翳夕觀鄭松江思美人詞金北軒嘗曰仍其放逐鬱悒以君臣離合取譬男女愛憎其心忠其志潔吾家西浦翁嘗手寫目曰諺騷蓋亦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耳云余嘗愛下段曰寧死爲花蝶花樹枝枝坐顧以香翅

擧君衣君雖不知吾但願長隨君北軒之言其庶幾乎○夜微月隱映犀蟲蒼蒼聲已老硬矣燈影兀兀危坐無言慷慨層動作無故悲蓋秋之正氣能鍊男子剛膓乃如是也大讀宋玉九辨玉之鬢鬚謦咳笑音精靈睥睨睒睒於字墨之間矣仍吟長律一篇其畧曰鴻流勁氣蕭森亘月霽寥天灑落青歲色阿誰能不惜襟懷強半是難平

辛酉晡陰溫○晡曾若奚持柬書致余曰比者病駸駸卧涔涔床不去塵門不掃苔不知日月之往還俄有客来報楓信仍倩童子關南牖則終南之樹黃者過

半紅者点簇擁矣默計日過重陽者四日矣弟之病
若是其久乎強之起徘徊小園秋氣冷然而拂乎面
秋感隱然而萌於中至彼川原之蕭瑟草木之搖落
風色之峥嶸烟光之澹泊無非起人之歎者又有所
發人之氣者歸臥書齋非悲非歡心緒萬端意想飄
蕩不安於臥不安於坐不安於讀不安於吟不語不
笑茫茫洋洋忽焉一身之病不知去在何處昨非菴
所記一卮秋山能療病客無乃是歟三清之約到今
推遷因弟之病也秋之未深也今病已可秋色爛熳
一日虛過一可惜也人之無故亦不可常二可惜也

明日進扣門屏兒餘幅巾芒鞋携弟行否余報曰弟亦病患余枕圖書舉付之呻喟裡矣不知夫赤楓之爲何樹重九之爲某節秪有時抖擻精神展讀子思子中庸書可替夫秦越人萬金良劑矣昨夜爲秋之正氣所感觸如斗大慷慨塊忽塡著丹田上格格不能按下大讀宋玉氏九辯以澆之仍長吟曰云云昨夜所吟長律笑矣其爲言也如痴如狂不知歸宿何處弟亦不知其故也今把吾曾若東書依昨夜讀九辯法先喜有古人味也自今月以來泮試庠製與丹楓黃菊同淋漓爛熳矣無一人持試製易楓菊幾往而不返

矣兄能於塵臼中拈出楓字三清字秋氣字蕭灑摆
落字是吾所謂有古人味者也弟病不瘳矣試明日
來之○夕齋宿長興坊宗人第
壬戌曉大風振撼薰霾如夏炎崇朝洽雨午止仍曀寒慄
始戒寒○是曉參四代祖妣貞夫人祭祀而還○觸
風頭眩闔眼會神少間思慮俱靜纖埃不留無乃喜
怒哀樂愛惡欲未發前氣像耶○中庸序讀十遍而
置之大抵首言子思憂失其傳則憂異端始兆而遠
矣其言去聖遠而異端起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眞則異端迺起而憂始深矣其曰異端之說日新月

惑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則程氏二夫子之憂於是大且重矣以至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功始不小矣及夫程門弟子有或倍師說而淫於老佛者則是朱夫子之憂爾故著爲章句闡明宗學其道統之承不可辭也其爲中庸之學闢異端是大頭腦故切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劈破二氏甚嚴峻苦李竺迦面承此訓當俛首無言今年夏曾若傳余以俗離山比丘之言曰自古儒者之斥佛皆不足怒而辨之爾雖退之輩極口罵佛而都不知裡面惟刻骨可恨者朱晦菴也以其洞觀佛書摘拔疵痕故耳

云

癸亥夜霧○考家禮周尺齊衰禮備要周尺九寸家禮布帛尺即備要布帛尺之半也家禮古尺齊家禮周尺九寸齊備要周尺八寸家禮周尺一寸布帛尺一寸古尺一寸

備要周尺一寸布帛尺一寸

○按眉叟云正統十一年荘憲王時得秬黍正律度鑄銅尺今布帛尺三分弱須賜郡縣云布帛尺即備要所載者○讀首章兼章句

命至公無私底意思性本然固然也釋不悖於自然中意思教明其所以然也修循理順道而帶得嚴截道承接上下其猶樞乎余以鹵才頻蒙雖謹依朱訓而妄以己見敢言經義知罪知罪○余雖躁擾不能

善讀然亦有時欽歐高杜谷應陟嵩回不齎糧而遊山
者終必餒庸學糧也百家遊山也有味哉斯言
甲子午後風夜雨○讀首章五十遍此以下依此遍數
○此章三句上句洪勻賦與人物受之廣大難名中句
人物隨其當行極平鋪而不險阻下句大擔子非聖
人力量氣魄不可當故上句體也下句用也大哉聖
人與天同也○章句三因字斟酌下得○讀自道也
者至愼其獨也凡二章○章句若其可離則豈率性
之謂哉云若其爲詔戒丁寧惻怛亦嚴整君子言當如
是

乙丑○朝慈親痰咳頻劇困之暈眩子心焦熱不可言
○夕暈眩少已腰痛轉劇夜又少已庶幾乃瘳耶家
無擔石奉養藥餌不巠如其誠傷哉但恨稟質虛危
幹事不力不能躬勤農商少展微誠也然亦豈怨天
尤人哉每讀王延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不覺感泣亦自顧無置身地也何以則善耶傷哉
丙寅曉驟雨夜霧○慈患少寧然洞屬之心不暫弛也
○讀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首章章句始拈出
理氣陰陽五常德禮樂刑政二章章句拈出心敬三
章章句拈出幾四章章句拈出情體用五章章句拈

出極約精動靜存養省察功化善於是中庸之奥旨
子思之苦心昭然明著矣惟我朱夫子其與子思之知
己乎○始讀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茫然不
省是何語及讀章句註脚四三細究然後始覺其言
之精且大也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者眞旨言哉反覆之久心甚樂康
丁卯○書招仲五西出郭門逍遥於　懿昭墓林樹中
曠望　象設轉往延禧宮舊基登眺移晷仍入奉元
寺暫休觀佛書歸路登慕華館後麓憶張元師結陣
鞍峴破逆适事其戰狀歷歷如可覩矣遵盤松池北

谷訪沈玄齋師貞所居茅屋蕭然園楓庭菊濃澹如抹方畢畫四絹道士之觀昇龍者二客對坐於蒼樾素瀑之間者採藥而置筐及斧於地者蹻瘦騾從以短僕擔書者俱瀟灑非塵矣字顧叔性於畫是一世之哲匠也與趙覲我齋鄭謙齋齊其名而或曰其草蟲墨龍無比云趙鄭皆老沒矣論大家藪惟一人蠏鬚鬢已玄白斑斑而言談甚适踈也余問曰大觀域中名山水乎曰只觀金剛山大與山城余曰何其狹也曰近而北漢未獲遊耳云蓋淪於奇往而迷其近者矣其比洪涊冗雜者卓乎若天淵也

○戊辰夜霧○讀自仲尼曰君子至無忌憚也小註朱子曰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辭意下得極停當○讀自子曰中庸至不行矣夫○鮮能二字不落莫而甚從容章句所謂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云云者十分穩稱○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者咄咄慨歎之辭而不迫絶○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余燈下偶覸此語不覺歛襟起敬曰戒之在怒與慾乎不謹此二字滅倫湛身者古今幾人乎拜手以書

己巳陰或晴○午至夕有尋訪事○讀自子曰舜其大

知至不失之矣○舜大知章夫子三說舜字盖美之之意此等處可觀聖人言法○舜大知旣屬知而回擇中又屬仁則子曰回之爲人之人字無乃與舜其大知之知字相對而有仁字之意歟仁者人故也醫家以杏仁或爲杏人然余之言其或曲也歟反不如夫子稱其資禀之爲愈也○自子曰道之不行也章至回擇中凡六章大體則分道之明行知仁舜回言之然而輪轉圓活着方知其相爲表裡若分條刻察則未免偏枯細尋章句小註何嘗不回互周通盖此六章最易迷亂處靜意求之可也○執其兩端之義

若泛看則容易落捨本末兩端而執腰中之歸矣如
非小註朱子賞金之喻幾失之矣○盧蘗齋謫海外
註凤興夜寐箴頗詳悉云
庚午大風寒○讀自子曰天下國家至強哉矯○舜大
知回擇中是知仁之不偏倚而能中庸者可均可辭
是知仁之偏倚而不中庸者加說白刃可蹈勇之事
以出四件強爲擇後工夫也○栗谷先生嘗讀孟子
居天下之廣居章及此強哉矯章三復歎息或睡覺
則誦以爲立心修身之地可見老先生一生行藏如
余者讀此章不覺耿介而激昂振發昏惰之氣邪僻

之意庶幾髣髴矣孰謂聖人旣遠其言已陳也劉輪
者之所謂聖人之糟粕云者是自暴自棄者而亦賊
夫德者也○午後有尋訪事
辛未霜始降於曉○留宿於生民衕宗人家與族姪讀
書限十許日迺還家爲心云○夜觀鄭錦南忠信所
撰白沙先生北遷日錄蓋褒　大妃收議時白沙與
鄭忠貞公弘翼引虞舜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
處又引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言甚正大立人紀扶
天常亘萬古以不惑之議也嗚呼群小迺反合啓請
罪大臣以爲舜匹夫也雖見害嚚母禍止一身恭爲

子職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帝王處變之道不可與匹夫同又曰舜旣在君位則爲舜臣者豈可坐視舜之被害而不明嚚母之罪乎又引瞽瞍殺人皐陶執法舜不得禁爲言因請安置竟竄北靑憂國以歿嗚呼鎬瞻舊纘之罪可勝誅哉白沙公登忠憂嶺賦詩曰獰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歇馬震岩千丈嶺夕陽回望穆陵寒讀此不覺骨靑膽張鬚髮倒竪矣燈影翻翻讀到中庸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垂淚以嗣曰白沙公其庶幾乎

壬申終日駿雲○讀曾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

○讀書亦可以藥喻中庸者元氣充寔脈腠暢順乎廷耳目便利聰明元無些兒痛痒之類也仁智者生得精神英明氣血盛滿元無邪氣之可闖入尤善存養調理無一時間斷故一生康健而無微恙也其不中庸者初非不盛壯而伊来病源漸滋百種纏嬰若不適時調治終至危界矣其可均可辭可蹈者南方之強者半塗而廢者初雖粗知調養之理而不能廣為周章偏守一見反墜病窩不至勝常之境矣素隱行怪者不病之前雖知調養而終歸於過當如氣若燥熱則當起居乍涼徹淸之地順其勢而利導也玆

則不肰自以爲躁熱者莫如以寒冷而謂之飲氷嚼
雪無惡不至凡事之反常皆如斯爾此數者若不以
蔘附補其不及硝黃攻其過當以至於無事平常之
地則不可也否則痼肓矣夫舜回之仁知者雖有蔘
附硝黃將何用之以外則不可須臾無也强哉矯之
爲勇者其猶蔘附硝黃也歟若單擧南方之强以爲
藥也則氣味緩慢不入用矣北方之强元不可用也
又單擧素隱行怪謂之藥也則隨其用而症轉敗矣
癸酉風○讀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午省家夕還○莫顯乎隱之隱字暗也素隱之

隱字僻也貴而隱之隱字微也字一而義有三焉○此章不詳審讀之不可窺其妙奥處蓋思而淂之可也章句所謂讀者其致思焉者及小註饒氏所謂默而識之者皆有味又饒氏十二章總論甚詳備○五倫之中獨言造端乎夫婦者非聖人不可十分商量下淂如此真切○余離家才數日相距亦不五里而無時不思家頗同嬰孩之戀慕顧彼流連花酒貪戀色技雲遊方外不顧父母以致日夜之思者此何人也其出入必告不易方不踰時者古人垂訓曲且盡也若仕宦營辦奔走道路以備供養者亦不可淂已

也然其心豈樂乎哉豈樂乎哉

甲戌○讀自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胡不慥慥爾○以人治人改而止者語近而且深切執柯伐柯與以人治人譬喻初似同焉而終不然木之可容斧斤者爲柄則連抱不可捐拙不可臃腫不可纖條柔幹點一不可也當揀出如所執之柯大小然後可許長短以伐之也若人則此猶彼也彼猶此也吾猶人也人猶吾也統以言之以其人也故人猶人也天之所賦初豈有彼此長短增減哉其均一平滿箇箇如之故以人治人豈與柯之擇然後伐之同之哉改而止者猶滿

的也○忠恕二字上下勾斷受用不盡○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豈夫子眞不能哉蓋聖人之謙辭也且夫子藉某未能一四字以使衆人自責自修者聳動警惕不自間斷以致忠恕之道也與上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者稍間焉

乙亥風○讀自君子素其位而行至順矣乎○不願乎外者守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也無入而不自得者安往而不樂之意也勢雖有富貴貧賤之不同人當行不遠之道而已焉上五章下三章切切詳密讀之幾欲舞蹈○旣曰好合旣翕又曰和樂且耽宜爾樂爾

此極其雍容吉祥不厭重複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有鵠然浹肥不勝其和悅之心隨以感惻也如婦人孺子忽逢久離之親戚初遽嘻笑終更悲涕也美哉聖人之言親炙謦咳者樂如之何○午有尋訪事

丙子作陰○午省家夕還○觀翠琴軒遺事朴彭年字仁叟性沉潛寡默以小學律身 天順皇帝陷虜時不宿正寢藉草薦于戶外曰 天王在虜我雖陪臣不忍安心聞 帝還乃復寢云眞學士哉竟以死報君死時子婦方有身生男法當殺其婢亦有身言曰俱生男當以婢生代死及娩婦男而婢女易而子之

名曰朴婢及長自告 上特宥之改名壹珊 眞仁叟之婢哉平日奮脩髯撑
巍冠自處以丈夫者臨患難不及此婢者幾何余感
焉發其幽光此與鄭伯道事大同小異而天之或有
心易其男女俱得保全意伯道決義於己然而此則
乎誠於未然而然歟

丁丑終風○自讀子曰鬼神之爲德至不可揜如此夫
○夕宿鍾峴

戊寅○曉參君美忌祀○朝省家仍有疾留宿夜觀許
文父記言七八版

十月己卯風○士君子讀書異端不可不斥唐兵部郎

李約注道德經四卷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
失此流俗之言也此以下缺
子由曰老子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作詩曰近存八
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人之惑溺專不顧省嗚
呼斯文之罪人哉
庚辰曉大雨大雷電朝晴終日大風○鬼神章初拈出
誠字引詩神之格思繫之以誠之不可揜此乃濕地
位而下誠字○吟六詩
辛巳大風駭雲始凍○讀自子曰舜其大孝也與至必
受命○必得其位應尊為天子必得其祿應富有四

海必得其名蓋其爲德廣大光明人皆贊頌也必得
其壽旣有大德而無此壽不可以饗貴與富也故德
爲先而壽從之天之生物章平心着得處○讀自子
曰無憂者至無貴賤一也○摸夙興夜寐箴畵貼之
北壁勸勉宗姪又其王父平昌公寄書中有撥去舊
習奮發新志八字余拈出爲之手寫題其旁曰時甲
申十月初三日午時始銘壁以爲它日勉戒使之顧
省
壬午大風夜雨○古昔帝王中事事圓滿無一可欠者
惟文王一人身爲聖人且一家之內自后稷以下積

德纍世太王之孫王季之子武王周公之父又有太妊之母訓太姒之內贊其中祖則公劉旁親則太伯仲雍孫子則成王此皆聖人之才也且子姓百人壽考頤期至武王而誅暴為八百年基業故夫子以無憂賛之與大舜德同而事有殊者舜以側陋鰥夫陶漁耕稼辛苦備嘗且父則瞽瞍不慈弟則傲象嚚母肆惡商均不肖遭人倫之大變惟其大知大德大孝也故不格姦而能底豫使一家和樂惟其知心者堯耳故妻以二女禪以大位獨夫婦之間君臣之際自初圓滿爾其處變之道非大舜之聖孰能如是故夫

子以大孝賛之徑文王之子不幸有管蔡而文王在
世之日不見其肆惡足可慰焉然其君臣之際則奈
紂何哉雖然文王之事君繞與大舜之事親似之而
至其子武王始成大業不身親當之也夫舜之揖遜
武王之征伐事面大殊而文王之事紂而至武王始
成大業不身親當之者可與舜之揖遜同其雍和也
此亦無憂之一端乎○明人之才儘玲瓏其艶曲絶
句葩藻迭發戱吉艶曲曰父母愛少女女是聰明子
生不識鴛鴦繡出鴛鴦是子夜歌曰柳條宛轉結蕉
心日夜卷不是無舒時待郎手自展于鱗懊儂歌曰

布帆百餘幅婀娜自生風江水滿如月那得不愁儂
夜度娘曰儂来星始集儂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
人見儂跡元美幽州馬行客歌曰阿毋不嫁女阿毋
故相惱教作繡鴛鴦鴛鴦是何鳥折楊柳歌曰莫作
中女娘懊儂不可言大姊淂蚕嫁小妹得郎憐

癸未自曉大雷電急風驟雨至辰巳雨始晴駁雲蠕蠕
夕風纔少止○余近與遜菴元丈談文章陞降遜菴
曰余新遊日本来其文士方力覷白雪樓諸子文集
靡然成風文章往往肖之大凡　明無文章又無理
學拋擲　明代文章做文做詩有何不可哉余嘗兮

排歷代所長曰周之禮秦之法漢之文唐之詩宋之學元之歌詞　明之題跋君以爲何如但其題跋有或出入古今者究無足稱余對曰文力雖不及古人然豈可以蔑　明之三百年學士才子草草以題跋二字了當哉遯菴笑曰君以我爲迂濶歟今日適與抱川宗族章樵氏言及此事章樵氏曰　明之詩文雖不免破碎靜着則皆成語矣題跋二字甚草草矣又曰秦之所爲大肆狂悪百無可取其所謂法條刻不可言矣奚取於法哉無已則其兵乎以六國之精强仰攻函關經年不利畢竟皆爲秦所呑并其兵制或

可道也余曰甚然甚然其後觀張太岳文則有曰秦
劉制文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又
曰本朝之治簡嚴質朴而近世迂腐之流乃猶祖晚
宋之弊習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云
余以為　大明之嚴察終不如宋朝寬厚之治矣歷
攷太岳之平生則所為慘繳少恩其取申韓之譏而
衆怨叢身者不亦宜乎於是尤覺秦法之不可取也
甲申終風夕黃雲四聚雨注淋淋○余始還吾家離而
旅者凡十五日始拂掃案席點撿書帙頗覺蕭然矣
其間佐伯汝温曾若明五叅差來之皆不余逢而悵

然云蓋明五再来而留題東壁曰主人秋不遇獨立
高風時三夏園圃樂今来似學疑
乙酉風○訪明五觀其詩三十餘首間有新意漁舟何
處白蟹火一星如最警句而此君詩不勝其才專務
新奇余曰君詩去益靈異將成何物答曰為我指示
好道余曰凡詩事景俱適可稱文質彬彬有景中帶
事者事中帶景者有各適景與事者又隨其即地有
專言景專言事者若每篇專言事則落於陳冗專言
景則歸於浮輕君詩恐言景多矣答曰唯又見曾若
其詩益以渾融圓熟為主意余曰文章不必專主一

門隨地從心有時以險媚有時以險怪有時以新奇
有時以平易或洪或纖或浮或沉但不失古人之旨
而其變化伸縮在吾手中也失古人之旨則雜說也
而非好文章也仍指盆菊曰此其或斜或立或仰或
偃黃花綠葉紫莖白根厥狀多方不可談悉畢竟菊
也凡物皆可類推矣假使吾為唐人為宋則責人之
不如吾之為唐也而為宋乎則豈合論哉曾若曰唯
丙戌○明五来傳李濟菴近者詩云烟茶苦癖頻生火
硯滴靈心巧應潮此其以詩遊戲者耶明五又求為
詩之法余曰無論幽僻平澹艷麗削露化而成說之

爲可用徒顏色燦賍也而失古人之旨斷落不成說者是可謂詩與文乎哉文章有雅俗先審夫二者百格于法統在無言中矣愼無落塵窰俗坑也無其才則已況有其才而甘心乎

丁亥○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户余從數日來躬自爲之勞擾滋甚不能勤健顧茲瑣屑有時將揠其大事何哉無乃小事秪糊塗者耶自慰而又自責也以茲廢課讀又自恨也農巖先生曰日課之切最易見效雖一日所做不多工夫積累意味浹洽與或作或輟者何翅相倍余讀斯言深有愧焉

戊子夜大霧○讀自子曰武王周公至示諸掌乎○序
昭穆盡人倫之誼故先之序爵異姓同姓俱在故不
以倫而以爵也次之賢者不可不辨故序事次之既
如是則下者無以宣情故次之以旅酬以逮夫賤也
祭畢然後統以燕之序其齒也此禮之善終也大哉至
哉周洽曲盡斯無憾矣○祭天祀先王者之大禮也
既明乎此則凡治國之具井井不紊而隨之矣故夫
子易之如示掌爾示字視字義皆不妨以掌示夫人
亦易事也
己丑朝霧終日陰○客有問余者曰平日待科榜之時

其為心躁競浮搖不可忍乎曰余雖不敏嘗誦寀名
先生語曰今為士者多為父母之望門户之計不免
做科業亦當利其兜侯其時得失付之天命不可貪
躁熱中以喪其志也余習時文赴科試全以此語為
立脚地躁競之意或萌則務以克制歸之澹然而已矣
客曰熱中之心人人有之子獨不然何也余笑曰觀
吾軀羸矣若隨人熱中則必先於人而生病矣余以
懼不敢熱中爾它人皆壯大充健雖日日熱其中不
之病焉余安敢望它人哉客亦笑曰子言戲耳仍
又問曰子惡夫名之喧藉乎曰副寀之名猶可懼也

况過宗之名哉客曰宗若有而名来子能據之乎曰人若十分有真宗之才德則名之来無可奈何矣如或惡其名而逃於岩穴之間草衣木食不與人通者是索隱行怪非人情也亦或放肆怠惰昏愚蔽塞惡夫名之来者是亦非人道矣但當準聖賢敦人倫防淫邪化氣質怡怡愉愉洞洞屬屬正正方方兢兢戰戰過了一生爾客曰然子自視何如人也曰余雖不敏嘗務祛吾猜嫉之心養吾温平之氣其意思則恥爲下等人也其於名之来不来不暇知矣若要名則欺毋也欺毋者無宗荘周曰名者宗之賓世豈有無

圭之賔乎
庚寅寒雨自平明淋淋注夕◎讀自哀公問政至不可
以不知天◎李芝峯睟光曰愚按爾雅蜾蠃一名蒲
盧乃細腰蜂也韻會曰詩注疏蜾蠃蒲盧也蒲盧取
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程子云昔
於人者非積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
教謂以誠化之也按章下註引家語曰天道敏生人
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
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云云程子之言盖
以此也蒲盧之盧非蘆葦之蘆字而沈括以爲蒲葦

何也豈因上文地道敏樹而爲之說歟然朱子捨程而取沈必有其意愚竊疑之云余適讀蒲盧章載芝峯說以備考覽焉

辛卯朝陰○朝入西庠夕迺歸

壬辰夜霧○讀自天下之達道五至成功一也○按空同子曰秋之雲濶而薄故其雨微夏之雲獨而湧故其雨注化氣亦專而後壯者勢然也轟雷徧四海湅澍盡八埏天地能之乎故言仁智者必曰勇勇者專壯之義也云余讀三達德章記此地言叅考焉○有尋訪事

癸巳朝夕霧○安而行之者自初至終合一圓滿無一時之欠歇也利而行之者初無定所於今始知入頭處漸漸而行之愈往愈好也勉強而行之者初既硬樸末迺覺得不著大力量百倍於它人工夫則不可入道故下章以知恥近乎勇結之聖人言語斟酌不苟艱如此○讀自好學近乎知至懷諸侯也●大抵三達德勇字皆隨之而生知安行者不勉勇而自勇有本來天植之勇故無一些痕跡至困知勉行勇始有著力底意下文三近章句勇之次者非歇著勇字上用功以其近也故謂次蓋不若人爲恥亦勇中之

一事也讀三達德須依章句分而言等而言者仔細
尋條活着方不糢糊
甲午終日雲日吞吐有時以風○有尋訪事○讀自修
身則道立至所以行之者一也○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者內外省養修身之事莫加於此也不去讒佞不
遠女色不賤財貨不貴才德則賢者不來雖來之非
所以勸而當拂衣以去也故於九經之目最深切詳
察也修身爲先尊賢在其次也古昔帝王雖欲修身
每於尊賢必乎了故尊賢二字爲九經中樞機也持
危者扶持危亡之國也

乙未曉雨晝風○午後聞汝範以今日辰時喪其耦慘矣汝範與其孺人鄭氏俱二十歲矣死生訣別想惻惻哉且其家貧衣衾棺槨何以辦也大江限之不即匍匐以唁是豈宗族之誼也哉汝範氣弱恒日昏黑澤澤地或忡怔其今果無恙歟汝範每聞隣人之哭噭噭者眉端乃戚相向淚幾欲簌簌出况哭其妻也哉然汝範樂易豈弟欲以禮防身應節其悲也知汝範莫如余故津津不置也○讀自凡事豫則立至固執之者也○不獲乎上者謂不爲在上者所獲用也逮言獲乎上信乎朋友順乎親忽言反諸身不誠不

順乎親誠身爲此章精神凝聚處故加反諸二字有
力有味與它文勢各別此章工夫自近而推始於明
善至夫治民如六級雲梯次第井井矣
丙申水涸地凍烈風吼○讀自博學之至雖柔必強○
學問思辨行著五之字甚健重與誠之之之字同一
血脈也五者朱夫子之言無先後有緩急者此是上
下通暢無落一偏然博審愼明篤殺有淺深遠近○
不措者不棄置之謂也此三章專以變化氣質爲工
夫生知安行者不常有而學利困勉人孰不可此正
下學處兼呂與叔所言當反覆詳着也今敢爲圖列

于右方

變化氣質之圖

誠之　均善而無惡　擇善學
者未　者性也人所
能眞　同也昏明強
宲無　弱之禀不齊　然後　而
妄而
欲其
性誠之者擇善知
眞宲
無妄　者才也人所
之謂　異也誠之者　可以　知
人事
之當　所以反其同
然也　而變其異也　明善　也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固執　利　學問思辨　必要其成
而後　而　以擇乎善
所以求宲　百倍其功
固執行之篤行之百之千之勇
知篤行以　此困知勉
可以　行　固執之所
誠身　也　以求宲行　行勇之事

雖愚必明
擇善之功
君子所以學者為
能变化氣質而已
德勝氣質則愚者
可進於明柔者
可進於強不能勝
之則雖有志於學
亦愚不能明柔不
能立而已矣
固執之效
雖柔必強

丁酉○讀自自誠明至與天地叅矣○唯天下至誠章
六能字有精細篤寔底意思三可以字有廣大容易
底意思贊者叅之張本至叅而後聖人之功用至矣
非有大德處大位者其孰能當之○此二章朱子章
句可以浹洽可以皷動嗚呼朱子殆聖人乎

戊戌朝陰夕及初夜黑雲布天急雨横奔挾以北風○
讀自其次致曲至至誠如神○形著明次第如花開
一般春氣氤氲生意勃越一時生蒂來不可禁抑者形
也漸漸向陽而滋雨葉隱于中葩包于外欲開未開
者著也及其生香着色馥郁照爛發露無餘者明也

又如梁錦濟鏡靜以求之種種自有三等也動變化卻似雀化爲蛤九月氣至則雀自然欲爲蛤底意思萌蘖是動也至忽淂不住居然入大水時應其毛羽凋換已有七八分蛤之氣味是變也至其脫羽蒙介辭枝就波輕蝶爲蠢蠕飛翔爲潛蟄永忘其前日之爲雀是化也孰主張是非至誠而爲何○善與不善帶淂吉與不吉意○王弇州喪中作百二十韻詩哭李滄溟是可乎哉徒才而已故也江隣幾雜誌曰梅聖俞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云云差獻持國譏作詩早余應之以孳義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

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
號作詩一首云云洪玉甫以嘗直丁母憂絶不作詩
夫嘗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
之詩也聖俞之母庸何傷乎云愚以爲夫詩者韻語
也有韻則自然聲律矣豈忍爲哉聖俞孫綽傳咸思
親之外或有閑漫詩未可知也然此數輩豈禮法之
士哉嘗直既稱絶不作詩則并與思親而無也且蓼
莪詩其喪中作或恐不顯著喪後雖追述其不得終
養未爲不可然古今異宜也如原壤登木以歌可勝
誅哉登棺木則初喪也聖俞既曰獨著慈母喪則疑

葬前也故以早識之然則古俗或葬後日月斯久則以爲非早而爲之耶今滄溟祭文亦以爲不及爲位而以家艱歸至明年之三月哀毁小定乃始能爲詩云云則其俗習至　明時而亦然也我國佔畢齋先生喪中唱酬云先輩事雖不敢論而此何故也茲語出松江日記今世俗古詩雖不作至科詩則或肆力此五十步百步也且科詩尤甚於吟咏花鳥也其倫題太半出於豪華酒色嗚呼可忍爲哉凡居喪者一種罪人相似故稱罪人孤子哀子先王之制三年服衰自與平人大不相似而往往有談笑自若衣麻衣

招諸賔對局碁奕恬不知愧其飲酒食肉不暇論也噫噫道學明然後此等習俗可正也昔子皐爲宰成人爲其兄衰我國靜菴先生爲政一年軍卒賤隸亦爲居廬祭用木主墓必立石嗚呼道學豈可一日不明哉

己亥夕陰○讀自誠者自成也至時措之宜也●此章平心下氣看庶幾得也胡雲峯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

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云此語甚詳須於從指專指處凝着○至于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而後章句誠以心言本也者尤明暢

庚子朝陰或晴午乃陰雲四塞暖風撩亂仍又注雨至初夜人皆煩悶余亦頭暈不堪讀書○讀自故至誠至悠也久也○久乃誠之大業故旣曰不息則久又曰悠遠又曰悠久不一言之大易恒卦巽下震上剛

柔正焉其象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余於是見聖人與天地同體用矣○爲物之物即誠也生物之物乃萬物也不貳體一也不測用萬也

辛丑○有尋訪事、讀自今夫天至純亦不已○寶藏者金玉銅鐵丹砂諸物之可爲寶而藏於山者也貨財者漁採舟楫商販之利可轉遷爲錢財者也○新安陳氏既謂文王之所以爲文非把文王之謚來詠狀者着得好

壬寅陰終夜大風○讀自大哉至其此之謂歟○蔡禎
子履論尊德性章曰嘗讀傳註釋廣大四句之語而
竊疑焉敢以妄見補之曰志欲廣大而析理必研其
精微識欲高明而處事必依乎中庸時習舊聞而每
有新得敦厚為質而文之以禮蓋廣大高明各有所
指而今以不蔽於私意為廣大不累於私欲為高明
且新知舊聞皆窮理事而轉溫字為涵養屬於存心
人之博厚者多略於節文故以崇禮為言而今曰敦
篤乎其所已能此等說何如韓鳴吉論此章曰尊德
性道問學雖為下四句綱領必欲就四句皆作上下

截分屬則鑿矣此其心得之言與李芝峯題其後曰
愚謂此段所見儘好韓久菴所云不當作上下截者
似是但志欲廣大識欲高明云云志欲與識欲等下
語恐未穩妄意以爲致乎廣大者或失於精微極乎
高明者或過於中庸故云爾新知舊聞皆致知事不
當分屬是矣至於敦厚以崇禮妄意人必有敦厚之
質而後可以學禮敦厚是質禮是文也敦厚以崇禮
之以字益有意焉且此以字與上四而字有異也不
宜作兩截看耳大抵此等處雖或可疑非愚淺見所
及不敢多贅云余以爲二人之說大同小異或有可

取處然不如詳着章句之意又尋小註胡雲峯所言
以窮究之溯夫朱子之叅訂可也
癸卯或陰終日大風夕才止○讀自子曰愚而好自用
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周禮者周公所定也既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則周公雖冢宰非天
子之位也何乃制周之禮也然周公以聖人之德繼
述文武之志與事則典章文物郁郁彬彬者非周公
自專也當周之世周公若不在則武王應親自擔當
矣至周之衰世天子不聖雖有如孔子之德位非其
位則顧無可奈何矣莫如從時制而已此理勢之固

然也○無徵不尊則民不信從者固也民者擧天下而言之也顧不重歟人心如此則亦無可奈何而哉及其身如影響甫至君子之道六事則有德有位政擧俗從眞實無妄萬全不敗道之所以混融乎天人之際也及其爲世法則遠有望近不厭則光輝之發外者無幽不燭矣○孔子子思皆隱然不遇時之歎而無一憤恨激仰之發現者大聖大賢之氣象雍容如是

甲辰朝夕霧乍陰晴○讀自仲尼祖述至故曰配天○覆上之覆下也幬有周四方之意○如天者極其高

也高然後周而且廣如淵者極其深也深然後靜而且達淵泉之淵如淵之淵意味有些間隔靜求可見○人力所通者非但舟車舟車所不通處如懸度之類是也此章自近而遠之意灼然也回回國距中國數萬里之外國人有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此其驗也

乙巳○讀自唯天下至誠至其孰能知之○至聖至誠如天如淵其天其淵有血氣者尊親達天德者能知上章下章自相為對芝峯以為其孰能知之知似是

承上文知天地之化育而言鄭氏章句未免泛說云
余以爲此曲見也太務新奇太析精微則反不平常
而自生此弊讀書者不可不戒之

丙午夜霧○讀自詩曰衣錦尚絅至不言而信○闇然
雖幽潛而長遠的然雖突兀而淺弱此章朱子小註
淡則不厭之不字恐衍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言
其謹獨之難也

丁未雲日吐吞不開朗○朝入西庠夜廼還

十一月戊申○讀自詩曰奏假無言至無聲無臭至矣
○缺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

庚午夏金少年
永福謄配書之

青莊館全書卷之七

禮記臆目錄一

樂記

青莊館全書卷之七

青莊館全書卷之七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禮記臆一

曲禮

曲禮首章注疏歸重於人君以其有安民二字故也

然凡人之家人亦可謂民也

孔頴達正義序曰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鄭威儀

又陸德明曰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摠此二說則

曲禮是周公所誤

曲禮首章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案明朝有謹身殿義盖取此此章尤襯合人君氣象如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不能儼若思也卒然問曰不能安定辭也總言之則皆不敬也故孟子對以不嗜殺人益勗其安民也

樂不可極注䟽專屬於禮樂之樂亦人君之事㸃禮樂之樂亦近於哀樂之樂但音岳者意偏不如音洛者之意所包甚周

臨財毋苟得章皆卑而自牧語彼老子輩亦能帶此氣味然臨難毋苟免一語陡絶卓立眞正儒者氣象異端全身遠害之術何嘗道得此語

禮從宜使從俗章注疏皆明釋聘使之使陳注不詳鮮甚疎

鸚鵡能言章文辭忽爾華縟且非曲禮本色恐它章錯入于此然下章有是故二字則此章或是引古語也孔疏但釋猩猩不釋鸚鵡是疏畧處

人生十年曰幼學章不可一例而定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伯魚堯十三而佐封植禹

十二而爲司空伊尹八十而奉太甲太公八十而佐武王聖人不拘年數此只論常人爾

在醜夷不爭鄭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孔疏引四皓事凡二十行太支離大抵如此者多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章此只説其大經如此如有事則可進有故則可退有疑則可問不可拘泥隨時推移可也

負劒辟咡章注疏皆以爲或負兒或挾兒今注專言挾童子於脇下如帶劒然若如注疏言則負與劒判爲二事今注説恐勝

為長者糞之禮糞𡊄除也从廾兩手象形篆艸𠦒箕
屬所以推𡊄之器猶今之木杴杀似米而非米古
矢字也其會意丁寧詳悉而俗作米下異已非也
又俗為矢訓故後世別加才為埽席前之轉注也
大抵糞字專為除㘝穢設而通作埽塵埃之名既
著兩手而又加手旁為攟𢍰乃衍乎
函丈疏王肅以為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画故或容
杖也桑今俗亦有書杖有古意也
就屨跪而舉之古者階上布氈而日事埽除故潔精
可以跪

男女不雜坐章男女父子凡弟夫婦總舉焉
共食不飽章注飯以手蔬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
槩既曰禮而飯用手與抔飲同其野意者共飯必
用匕箸不或汚于手也
懷其核重之也歸當奈何應種之也
爲天子削瓜章析爲四解又横斷之則爲八片華之
者當華處判之也刌爲兩片而又横斷之則爲四
片疏累倮也不巾覆也直削而中裂横斷則亦爲
四片疏㲉脫華處但除㲉而横斷則只兩片
笑不至矧齒本委曲如弓齒如矢合弦故字合弓矢

引開亏皃也

愽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此最純粹足以發明聖學謙與不怠知行之妙鍵書之惟精惟一論語之博文約禮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此堯舜禹孔顔曾思相傳知行之學也此若周公之書則可補於精一之下

刑人不在君側蓋有罪惡故被刑已是不正之人且身體不完則常懷死心無所畏也被宮者氣質偏而心性變化不可返也天宮者非陽非陰天地乖

氣所鍾人君尤所當遠者

前有水則載青旌章鳴鳶飛鴻不言旌者以青旌之

旌統之也貔貅不言皮者以帛皮之皮統之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非謂平時不習乎罡

祭之禮而居罡乃始讀也未葬既葬隨時而温習

可謂禮也長樂陳氏說非罡而讀喪禮則非人子

之情云者何其迂也如蘊子瞻嘲程子曰太中在

何讀喪禮者同其陋也桑漢書夏侯勝善說禮服

蕭望之爲太傅以禮服授皇太子又宋元嘉末徵

隐士雷次宗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魏孝文帝

親爲羣臣講罷賑古人平時習表禮者如此舊唐
書五禮儀注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爲預備
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李義府深然之悉删而焚之
其不學之敝可勝言哉
若干疏古者謂數爲若干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
定常如此求之也此說頗好今注釋干字始於一
成於十謂或如一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桀
此言大錯干字篆書半何嘗有一與十之義哉鄭
漁仲曰六書明然後可通六經
犬曰羹獻疏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可以

獻祭於鬼神桒六書正譌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从犬鬳聲會意又桒鬳是鬲屬而从犬則爲可羹也

鶏曰翰音疏翰長也鶏肥則其鳴聲長也桒丹疏兆也翰羽也謂羽而能鳴者也

粱曰薌萁注疏萁音姬語辭也今謹粱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丹語好

白牛曰一元大武至幣曰量幣凡二十一物疏只釋白牛曰一元至稷曰明粢其餘五物不釋疏畧甚矣

檀弓

檀弓疏檀弓在六國之時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仲梁子故知也案此說非也檀弓免云云子游問諸孔子孔子子游豈是六國時人

檀弓之免子游之裒欲諷人不正之禮而先著不正之服恐非平正之義而涉於詭異也

免字鄭氏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也宋程大昌引曲禮冠毋免勞毋袒以為免冠之免駁鄭氏之創為異說言甚詳備而近世汪琬又駁程說之非有曰程子曰不應

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却繞於髻是固不成其為冠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也程子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redacted]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

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是也有
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是也叅程汪兩
說汪勝於程嘗究內則櫛縰笄總之義旣櫛以縰
韜髮而笄之因束髮者爲總其次序幷幷喪而括
髮縰之對也免用麻布束髮根總之對也免之篆
爲免意是象形也予嘗釋皃追之皃皇而祭之皇
二者之白皆象皮弁之形而人首著白王首著白
此免字雖非冠亦皃皇之類也人首著己乃是紒
著笄之形〇是總束髮之形免是縰笄總之統名
也故脫冠則只露見免也免冠之免畧畧轉變而

其實則由於露見縰笄總而爲免冠之免也但喪
則以麻布易總而已别無其制程氏何不揭此而
明之也如冕字曰冠也免上加曰縰笄總皆在曰
中也若脫曰則亦只是免也

曾子寢疾病章方疾病遑遽之際執燭童子能勸易
大夫之簀爲其平日觀感於大賢之德化可知也
但曾子受簀而久設爲元中樂正輩皆賢人也曾
子縱未之易也何不勸其易簀於平常無事之日
也反不如一童子之知也歟呼恐非嘆嘘之聲童
子云云故曾子呻痛之中畧聞其所言亦疑訝子

春之曰止於是使呼童子而詳問之也故童子更言云云子春曰止曾子曰呼童子兩言云云自然脉絡相關

舜葬於蒼梧章楚辭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也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至湘山問博士博士曰堯二女舜妃也鄭康成亦以舜妃爲湘夫人顧炎武曰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

二神安得謂之堯女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
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
易墓非古也章孔子亦曰古者不修墓子思曰附身
附棺必誠必愼勿之有悔獨於墓不易修則可無
其悔乎易非治也無乃遷易之易所謂遷葬也歟
弁人有其母死章難爲繼之繼爲哀極而氣盡不可
接續其哭泣也下繼字亦無它意疏云哀之淺後
人無能繼學之者迂也
水兕革棺獸革爲襯身之棺它日腐壞與肉骨相渾
無乃不可乎飯用珠貝笄用骨牙皆未可知也

呼踊有算爲之節文也先王制禮服有等級則哭泣辟踊亦當有度數然方其哀痛之際奚暇默計其踴數之幾何哉若內計度數則哀心歧矣且後世之人雖悲哀慘怛之極但有叩首叩手之勢而全然無跳踊之意豈古今人有異而然歟有子見孺子慕者曰予壹不知夫喪之有踴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然則有子之時亦嘗疑踊矣今之孩子啼哭者必踊焉則長與孺固有異情歟亦非長者之痛不逮於孺子而然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章注疏釋斯沾爲盡覘恐是

傳會斯如字沾似是杜橋毋罳無相以爲沾也之
沾沾粗畧也然則毋字不可絶讀專爲止之之意
如曰無以我罳之斯疎畧而汝雖爲相不可專用
古禮姑從我所欲爲之禮云云也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章若西門豹止河伯婚事
三家視桓楹若從公輸班之以機封及勝於僭用諸
侯之桓楹也
孺子𪏆之罳章有若非勸設撥也引三臣者所以諷
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章以孔子爲舅伯魚爲夫子思爲

子猶有可出之罪而又嫁於人其人必大惡也不然則凡稱子思出母之事其或記者傳聞之譌者歟

王制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九州之平衍險阻長短廣狹本不整齊裁定各國千七百七十三何能如是之井井不紊耶孝經緯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後儒不過因此說作王制耳且與周禮大司徒及職方氏所記相矛盾益未可以準信

命太師陳詩章人君貴通下情徒尊嚴而隔絕則上

下否塞君不君臣不臣生民以之倒懸故先王爲
政陳詩納賈靡不用極不然則同歸於孤立之秦
而已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章嘗有人見獺陳魚而祭兒
獺成羣而舞蓋佾舞之意也此雖微物誠意藹然
遼史曰林對梁獺郊禘之始

司空孔安國尚書傳司空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恐非
也顏師古漢書注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
穴以居人也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
亶父陶復陶穴蓋洪水旣平始奠民居故伯禹作

司空非徒然成坎也其穿鑿必有平直方圓之功故从穴从工既曰執度度地則从穴與工之義尤爲曉然司空之始名如此非盡使民穴居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此與論語道千乘之國章及孟子制民之產章相爲表裏

入學以齒在家已習父子兄弟之儀則故入學則先序齒以其長幼得宜而朋友師弟之義從而舉焉若先以尊嚴而立夫君臣之分則互相顧瞻太子王子或貴倨而無詢咨之益適子俊選或畏約而

生承順之心則驕諂相與誠信不孚善乎顧炎武
之言曰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敎胄子而已然矣
師氏以三德敎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敎之
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
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
於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
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
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寄是上章五方之民云云東方
曰寄之寄棘是僰之省僰人之僰注疏偪寄今注

遷善之速暫寓從歸恐皆泥
作淫聲異服章行偽言偽學非順非如明之李卓吾
顏山農何心隱鄧豁渠之流是也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者如今風水觀相星命之術媚惑生民在所
當禁作淫聲非惟艷詞淫調蕩敗人心如作偽書
撰演義小說之類皆是也作奇伎如紙牌骨牌之
屬皆王法之所當禁者也

六十不親學亦養廉恥之一端也後世六十七十者
奔走於科舉之場其害廉恥多矣國家制法勅停
六十者赴舉可以息躁競之習而長恬靜之德矣

月令

月令太尉郡縣建亥秦制也布德釋菜封矦古典也
然此數者漢實雜用之是漢儒補輯之書蔡邕王
肅以爲周公所作陸德明孔頴達以爲呂不韋所
著皆可疑也
奮木鐸以令兆民章犯天地之威則不惟容體不完
其必資性不順
虹始見虹亦蟲之噓氣𧈢虹蜺蝃蝀字皆从蟲亦復
冬蟄紅緑均配圜而無闕若工之所成故虹从工
伍均澤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蟲出自樹下

首尾如蛇而腹如鼈四足如虬幷行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

伐蛟蛟無所用以其猛毒爲患於人故伐而殺之也

鷹乃祭鳥鷹祭鳥獺祭魚豺祭獸皆報本之意而䟽獨於鷹祭鳥釋如人之祭食之祭今注亦從之恐非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章虞書於天下則五歲一正之月令於國中則一歲再正之明洪武初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秤尺此王政之急務也今我國俗度數皆

謊尺度量衡家殊而市奥貨財之貴賤失價衣食之奢儉違制以至藥劑不調而人氣以之耗駄任難平而馬力以之竭嗚呼此豈小事而不之檢察也哉日本明於度數猶有周官遺意

其神玄冥五藏中腎有兩焉相對如豇豆左名爲腎屬水右名爲命門屬火嘗見陣書北方之旗名玄武画蛇纏龜身之狀東南西三方只画龍雀虎各一獸而已北方獨應腎藏之水火月令木火金官即重黎該各一人而水官則曰修曰熙二人亦應兩腎龜蛇之象

雉入大水爲蜃注大蛤曰蜃今注蛟屬兩說相左蜃噓氣成樓臺者乃蛟之屬也雀入大水爲蛤即文蛤也其色紫恰與雀色同雉有五色而大蛤之文無五色者然則注說恐非陸佃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即入土數丈爲蛇形經二三百年乃能升騰不入土但爲雉耳此說雖非雉化爲蜃而雉蛇相交而生久而飛騰則此明是蛟屬也以其異類相交故从交雉既生交則亦安知雉復直化爲蛟也耶

物勒工名中國之器貨雖筆墨之微必記識工名蓋

古制然也日本之俗亦勤於欵識猶詩文必著某
製書画必著某寫也東俗專不尚欵識甚至著書
刋刻不書某人著當世之人讀之者茫然不省其
爲誰氏之作是圖不朽而反乃速朽者也其亦寡
陋不好古之致也

曾子問

曾子問一篇後世禮家藉重於孔子曾子設爲問答
討論疑禮以詔後學非孔曾眞有此問答也
曾子問曰幷有罶章孝子之心未忍父母之一時入
地故輕重先後畧有參差亦委曲之情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章禮緣人情而起故
不近人情者皆非禮也
文王世子
成王幼不能涖阼章正義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
周公輔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
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南鄉而立又云
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桒成王是時春秋
十三四父爲武王毋爲邑姜輔弼疑丞罔非正人
敎養之方輔導之具無所不至則以夙成明睿之
姿無沖稚庸騃之習豈可以童子無知責之以不

能踐阼且以周公之聖乃可自為之耶今經曰幼不能涖阼已啓後學之疑端而懟周公相三字猶可以發明周公之未始居懟踐阼而正義云非輔相成王而代居位也徒知遠經之爲重而不知背聖之爲非宋黃震有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孔穎達不知有此義可歎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章漢之博望苑唐之伓文黨皆引進伎藝雜流一則湛身當世一則天祚不永教導太子失其道之明驗也

遂設三老五叜楊慎曰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坰外宿於田叜叜訓老老而叜事也漢立三老五叜叜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叜當作叟誤矣案蔡邕亦云叜當爲叟張蔡說恐是趙宧光曰溲浸渼从水叜聲借尿叟記小溲字溲譌作溲再譌作便猶王右軍書嫂爲嫂類也若如趙說則叟變爲叜不是異事且楊氏不引禮而但曰漢立三老五叜其疎於六經可知也

禮運

禮之初始於飲食章禮運皆是寓言而此一節遡論

上古歷歷如覩
蕢桴而土鼓諸注皆蕢音同塊摶土塊爲擊鼓之椎
也案若如此說則以土擊土有何好音臾古蕢字
艸器也又竹器象取土之器人是器形曰以兩手
持人之形也未必從音同之塊也凡象形亦有兩
用者今此蕢桴之形當用竹片剡其頭若蕤尾土
鼓亦應燒土爲之若秦俗乍持此竹片以歧首擊
之則竹聲土音策策鼓彭漁鼓簡子者元時樂也
截大竹尺許以猪胞傅其兩端持剡竹片如蕤尾
者打竹身鏗然可聽臾桴之制想當與此同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章注曰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非
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
不從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疏曰
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
禮躋僖公案此章孔子歎魯之郊禘之非禮語意
丁寧惻怛無有不可知者而注疏俱反言魯眞有
禮但子孫之誠意不逮爲失禮大違本旨今注極
是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中庸喜怒哀樂愛惡

欲左傳喜怒哀樂好惡醫書喜怒憂思悲恐驚左
傳君令臣共父慈子愛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又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陳古靈
教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
別
故天秉陽章孛光地覆康熙歲示圖象劉子曰洪範
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切疑日行月行俱經列宿
而獨云月之從星何哉又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
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切疑天有三光日月星

皆懸象於天者也今獨云天垂日星而以月爲天地之和何哉今伏讀圖說乃悟月之從星不獨謂風雨陰類月實主之葢其行度一日而離一宿故以二十八日遍歷周天二十八舍此則月從星之義也又悟恒星與七政獨月與人最近故凡萬物胎產皆以月爲節皇上所謂月字乃肉字係於下上居中爲人者豈非精微不傳之藴哉案月近人之說雖精微而月字乃肉字非也〓肉月月篆則元不近似楷則雖近似不可以楷之似而傅會之也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淙人必惡禮之繁縟而學
身殊不知逸居則禽獸宴安而鴆毒也
天不愛其道章借辭於莊列寓意於讖緯間多至極
之言非需通之人不可作也

禮器

父黨無容非謂全無禮節也謂其刊落浮文無相踈
薄也

因名山升中于天注既曰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
此正釋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
乎梁甫刻石紀號正義又引諸說以實封禪之事

不正莫甚焉
甘受和白受采案味之甘較夫色之白則甘似歸乎
一偏當曰淡受和然水味至淡而形容其味則謂
之甘可也
郊特牲
臺門疏諸侯門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陳
注曰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案我國景福宮光化
門蓋用此制
委貌毋追案皃貌也取人戴冠之形毋恐非禁止之
毋似是毋字之譌毋古冠字冠而橫簪之象

陽燧其制不傳後世向日取火有火鏡以水晶或硝子製之敲石得火有火刀以鐵為之皆可佩高堂隆曰陽燧一名陽符以銅作之謂之火鏡張自烈曰說文鐆陽鐆也周禮省作遂傳寫譌省也今或作鐩或作燧

洒埽棨趙宧光曰洒滌也从水西聲洒埽應對童子四役也誤作灑埽應對強解以水㪚（散也）地不特不通且如此濕地何以措足況可籍地坐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章疏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

母不說其罪輕與愬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
閭其罪重棄犯顏解孰諫太遲直啓後世不能幾
諫之弊經兩言起敬起孝則何嘗犯顏而諫之哉
夫始於幾諫而以至號泣而隨之是乃熟諫也孟
子注趙岐曰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此亦
謂父母有大過熟諫而歸正乃已也大抵有孝順
之名而往往陷父母於不義者亦當加勉處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棄王氏曰友謂
當作敢者是鄭注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孔疏
以其無禮故冢婦疏薄之也若如此說則經當曰

不友無禮之介婦今曰無禮於介婦於字語勢本不與之字相近改友爲敢則平妥而亦未可的知大抵此章有脫誤之字

蜩范条古者鱗介羽毛昆蟲之屬無不食焉後世昆蟲廢而不食燕齊之俗猶食蝎與蝗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甲下有翅燒而噉之美於蟬也埤雅是陸佃所著則宋人猶食蜉蝣與蟬也東國小兒往往燒食禾穀中枯死莎鷄全羅道人以蜻蜓爲膳實合古俗蟬與螽去頭翅調油糝煎食似不讓於鰕蟹之屬中國五嶺以南食蝗卵蓋古之

蚳醢也

有虞氏皇而祭柴皇亦與委皃同其形白與自大抵皮弁之狀也皃白下儿是人首戴冠皇自下王是王首戴冠六書解經不勝其妙此意非人人可知也

玉藻

子卯稷食菜羹古者以疾日寓警戒也後世則流而為拘忌邪說

朝辨色始入辨色謂昧爽之後日出之前是平朝才辨物色之時

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古之君子食一瓜亦有禮所以心細如髮

明堂位

夏后氏之四璉案周伯琦曰瑚槤宗廟中黍稷器呂字以木爲之从木連聲夏四槤别作璉非張自烈曰槤木名說文瑚槤也一說禮明堂位夏后四璉殷六瑚即簠簋之類或以木爲之因其爲重器故又从玉徐鉉曰今俗作璉趙宧光曰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有胡輦器用知瑚璉爲俗字此特傳會徐說耳使璉爲俗字則瑚當改从木作楜說文何以

从玉作瑚瑚璉从玉義通張説亦非䟽分言曰四璉六瑚則璉改槤而爲木器瑚不必从木仍以从玉爲玉器未爲不可何必疑兩器之一木一玉耶銷説胡輦亦未通漢時隸書通行俗字故凡名物器用取其形似音同則通書之假令瑚璉又變言呼連亦可也本經笄纚亦稱雞斯類也

喪服小記

祔葬者不筮宅案古者筮葬地只決其吉凶而已是如後世風水龍星禍福邪説之是信也

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案不必引此等名以解經以惑後儒古人言天不過曰天曰帝而已何嘗分排名號曰某某若有此名則詩書易應必一言之也大抵讖緯家書後世符呪之祖也

少儀

笏書修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案張自烈曰穎陳澔集說誤以爲警枕不知穎猶言

毛穎卽筆也警枕不宜與上文枕複見予以爲警
枕之說起於鄭氏注而正義云以經枕外別言穎
穎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云此說亦不甚分明張
氏之指爲筆甚不可毛穎之說始起於韓愈此不
過文人之巧思托名不可取證也然則穎非枕非
筆別是一物又案集韻類篇幷音顛是几也一曰
篋也又類篇音景警枕也又集韻音潁木名一曰
錐柄一曰刀環皆作穎从木然則警枕之說未爲
不可又後案說文頃頭不正也則加木爲警枕無
疑以其圓轉頭不正也以木製枕可以圓轉始知

書不厭博觀若从禾則禾穗也蓋禾未相混自禮記而然也

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案說文圂廁也六書故曰廁以豢故亦謂之圂亦作溷水穢也然則食圂穢之畜惟豬與犬也不必引圂作豢君子不食惡其食圂穢貯腸中也疏曰豬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避其腴謂腸胃也甚适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困此雖只舉不知衣服然不知飲食之名與製亦困也此猶遠也至於一身

之中骨肉藏府之名不知者滔滔皆罔也

學記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䟽曰此明師惡也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謳吟長咏以視篇簡而已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數謂法象既不鮮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進而不顧其安者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使人不由其誠者人

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而孟浪是以用己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者材道也謂己旣不曉其義而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知所隱惜不盡其道也此善形館師之劣習知古今之不異也

樂記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䟽引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

之因表商容之閭疏又引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
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
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案
周本紀武成篇以商容爲人名極是且今注延乎
周氏曰書曰釋箕子之囚葢釋箕子而後使之爲
臣又曰式商容閭葢式之後復其位也此說甚好
然但使之爲臣云者以其文勢觀之則當然而非
箕子之本心也故知樂記非古經也古文尚書孔
安國所傳張霸所傳分爲二古文而孔書不傳張
書非是鄭玄所注尚書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而

玄又增益二十四篇第二十一爲武成然此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凡二十五篇第十七爲武成此鄭氏所不見者也釋箕子之因使之行爲句則甚穩其意以爲釋其因使之任意行去不爲臣僕也然則商容之上恐落一式字也

庚午夏戚弟金民城盛汝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八

禮記臆目錄二

青莊館全書卷之八

青莊館全書卷之八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晩秀　薰隣　校訂

禮記臆二

雜記

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申重也重於革帶也器用革帶與兕棺古禮之不可曉處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案國制期大功不待葬而出仕朞年十三日大功十日小功七日緦麻四日後啓請出仕經筵官朞七日大功以下只四日參賀與宴不以爲怪甚不可也

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朞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顧炎武曰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幷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姊妹妻子雖朞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宅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唐制爲嫡子斬

〔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公服之内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選謁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昏娶十五月禫後復古其有朞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

喪大記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蔬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棄牛骨象牙混人體魄如此之禮實不可曉石梁王氏曰用牛骨

爲釘不可從又下文三衽三束疏云每當衽上輒
以牛皮束之此雖可與猶在棺外也

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鄭注折封
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皃也折炤晳也陳
注泰折即方邱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柴祭
天燔柴于壇取陽氣寔上之義也祭地瘞埋于坎
取陰氣陷下之義也泰折之折似是坎字之譌先
儒曲爲之說蓋非也且下文坎壇祭寒暑也注寒
於坎暑於壇此亦取陰陽之義壇天而坎地不易

之義也

王爲羣姓立司命章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

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

三命疏曰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

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

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桑此

諸說何與道家三彭訴天之邪言漢唐儒者學不

醇正皆由於善引此等說也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疏曰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
棄柰堯遭九年之水何不變置厲山氏之子以後
似無可以繼之者然後去雖有水旱凶歲亦有如
湯者不可變置且有如稷者何人

祭義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陳注言其想像親平生所
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鄭注以時人於色
厚假以喻之孔疏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
貪欲女色然也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

鄭得比父母於女色爲昭印云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如好色取
其甚也於文無妨業玉陳說似好

祭統

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之後世者也案此後世墓銘之祖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章案孔悝衛大夫公衛
莊公蒯聵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
悝之舅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
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經解

經解一篇極零星未備以其首篇說六經之義故名曰經解大抵自它篇移來者而或滅脫不完者歟優於此篇者應多逸亡而如此小篇能傳世經籍亦有幸不幸若有數存於其間也其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者語亦不醇蓋孔子之徒而生於六國時者也

哀公問

哀公問較經解有條理言亦醇好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為宗旨大昏及為政成身先後演繹終歸之

於禮雖不明知爲孔子之言而大抵義理粹白

仲尼燕居

子張子貢言游侍而孔子言禮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三子侍故言禮凡三端而先擧其所長次戒其流弊三子之中子貢好辯而且先越席而對故子又曰給奪慈仁卽戒子貢也敬與勇應是二子之資而野與逆亦其所失也然此篇亦後人托作也

孔子閒居

子貢於論語夫子稱其可與言詩故作此篇者托夫

子子夏問荅子夏先以詩發之夫子引詩凡六蓋可以觀用意處語意多曄然靈活疑作禮運者之一筆寫來

坊記

坊記連以坊民爲結辭而輒引詩書及它經若韓詩外傳及孝經雖托以子云然聖人著書不當如是安排且如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子豈有不諱本國之失而斥言之理也作者不能照管孔子對陳司敗之問也

中庸

中庸篇題陸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又君子

中庸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先後之不相倍

何也

子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注素讀爲

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向也言方鄉辟害隱身

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取之也疏謂

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

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弗爲之矣者取

之也如此如此之事我不能爲之以其身雖隱遯

而名欲彰也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案注疏黜昧處多且佹譎怪異之事夫子豈有取之之理哉中庸與朱注判異者數條書于左

君子道費而隱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疏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案若如此說則邦有道穀之意也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一用兵伐殷也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
人之業爲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
衣爲殷者以十一秊觀兵於孟津十三秊滅紂是
再著戎衣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故注云齊
人言殷聲如衣桒楊慎説可攷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猶勉也樹謂殖艸木也敏
或爲謀桒勉意近謀意遠

政也者蒲盧也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
子蜾蠃負之螟蛉桒蟲也蒲盧取桒蟲之子去而
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桒

蟲然案此說有味若以蒲盧爲蒲葦則於上章地
道敏樹相照應
王天下有三重注三重三王之禮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注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
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律述也述天時謂編秊四
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案仲尼德可以兼天地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夲注大經謂六藝而
指春秋大本孝經也案此說最近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上天之

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

表記

表記雖非眞正孔子之書其言大醇而小疵文勢往往如中庸而編次中庸之下中與表有內外之義其命名編次若有意歟

緇衣

緇衣亦是表記之類其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表出兩詩意甚懇至緇衣之室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讀此詩令人和悅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讀此詩令人嚴厲其愛惡是非一出於眞性上
自君卿大夫下至儓輿泯庶皆能如此則人人心
正天下安得不大治乎

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
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
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
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案周篆
作周害篆作周與割同用田篆作図田申篆作昌

𡇒古文作㒳觀篆作觀勸篆作勸文篆作內六書統作㝥寧篆作𡨄古文作𠎫周與害篆體相近田與申篆體不相近隸始作申葢漢人以隸傳寫禮記時譌書申以田耳觀與勸篆體相近文與寧篆體畧相近劉篆作𠜮厥篆作㕞劉字之卯卽厥字之厂劉字之吉卽厥字之屰劉字之刂卽厥字之欠亂篆作𤔔古文作𤔔與田申之篆元不相近未可知也當俟攷汎看則劉與厥大不相近以篆體分看之則甚相近大抵禮記所錄非也

奔㕣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業所識有淺深悲哀亦隨而加減踊者至痛㻽中不知足之爲踊也所識之踊無乃非情歟恐涉迂濶

問答

傷腎乾肝焦肺業腎者精氣之主故哀甚則耗傷也肝主目生淚故淚竭而肝爲之乾肺主聲聲爲哭故哭極則焦肺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胎擊心若披開見膚豈婦人之所爲也意者只披開外衣而褻衣則不發也

服問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伸服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

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旣服
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
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旣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
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
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
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
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爲君得尊其
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旣說妾子立爲君
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
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

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朞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君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

以夫人服之已爲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
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案顧炎武日知録
所論與此相發明而嚴整可法

間傳

柱楣翦屏注疏不釋之倚廬之制喪大記疏中門外
東牆下倚木爲廬以艸夾障案以衆木邪倚于牆
上則其末皆抵于地元無柱楣既虞卒哭則始舉
抵地之末橫楣而竪柱之以取寛明翦去夾障之
艸塗泥爲壁也

三秊問

顧炎武日知録曰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擬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或於大祥之後閒一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案與毛奇齡說當參看

深衣

深衣至簡便之服故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以其不言尺度隨人體之長短而

已今人拘於尺度不勝其廣長幾不得運手移足
續衽鉤邊楊氏曰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
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葢言凡裳前三幅後
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
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
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
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
合縫者為續衽覆縫者為鉤邊案鄭注鉤讀如鳥
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曰衽當旁者
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

小要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
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
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
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
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
契云象鼻必卷長烏喙必鉤云若今曲裾也鄭以
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
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
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今考疏說則鉤邊之說尤
爲暗昧案深衣之說久遠不可攷我國韓百謙久

菴之所定與此相反大畧以為以衽為衣前兩襟對下與裳連續故云續衽兩衽不可交掩掩則用結紐左右交鉤故又云鉤邊曲袷如鉤以應方鄭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小兒衣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以菴以為袷領緣也衣領兩邊當頤頷處裁割取方如今罨服前濶中之制以安項而以二寸皂絹純其邊故云曲袷經曰抱方負繩繩在背而方在前不亦皎然明甚乎盖為方領則不得不為續衽為續衽則不得不

爲鉤邊柳馨遠磻溪亦嘗取韓說大抵韓所定者
雖未知合於古者深衣之制而自爲一衣儼然可
服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棊臍者人身之中
故帶正當臍取其齊一之義以界人身之上下也
投壺
五扶七扶九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案指有大
小不知用何指爲準若幷鋪四指則會指長指無
名指小指壯殺不齊不合於一指案寸之義又人
身有大小指亦隨而類焉亦何以定之耶然投壺

之禮取其簡而質也故無論某人鋪四指爲準汎稱一指爲一寸不必一一求合於尺度也

矢以栝若棘毋去其皮桊栝棘分主賓之矢也兆或用栝或用棘用時主賓純然一色也栝心黃棘心赤辨其二色也後世則以竹爲矢朱之黑之猶有栝黃棘赤之遺意而其質樸之義不存也雖曰毋去其皮意者兆全不裁削應亦上殺下壯便於授擲而木之一半必扁削一半存其皮存皮者示質也扁削者辨色也

魯令弟子薛令弟子桊此記禮之人偶值魯薛相會

投壺之時記其儀例也若春秋時晉侯與齊侯投壺則亦若有記之者則當曰晉令齊令

魯鼓薛鼓○口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但季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棄古書鈌落處必用口以識之穆天子傳有許多口周武王銘口戕口亦鈌字之記也後人誤認爲口戕口今此篇許多○口無乃亦鈌字之記也耶○則或傳寫者刻方爲圜耶亦未

可以質言也細觀○口漫無度次故疑之也

儒行

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茦大則小則之則似是法則之則不爾則恐是字譌儒行一篇大抵如莊列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并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者有如此者茦此條論交道甚精而摯

大學

鄭云大學者以其記愽學可以爲政也茦此說何其

太不知大學之義耶漢唐之儒詳於名物度數至於心性理氣則全然蔑如也宋元之儒詳於心性理氣至於名物度數則或有闕如也讀經書者漢唐注疏宋元訓詁不可偏廢也正義曰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由先從誠意爲始此說差勝於鄭

古大學本次第今記章首三四字以識之段落依攷定本大學之道知止而后物有本末古之欲明物格而后自天子其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所謂誠小人閒曾子曰富潤屋詩云瞻詩云於康誥曰克

太甲曰顧湯之盤康誥曰作詩云周是故君子詩
云邦詩云穆子曰聽所謂修此以下同今本心不
在焉此謂修所謂齊故誘有此謂身不所謂治康
誥曰如一家仁堯舜帥故治國詩云桃詩云宜詩
云其此謂治所謂平所惡於詩云樂詩云節詩云
殷是故君子德之本外本內是故財是故言康誥
曰惟楚書曰楚舅犯曰亾秦誓曰若惟仁人見賢
而不好人之所是故君子生財有仁者以未有上
孟獻子曰長國家古本爲正之說自古有之其言
雖不可信而毛奇齡說備悉

大學注疏與朱注判異者畧記之先致其知注謂知
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疏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
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習學然後乃能有
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注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
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
疏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
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疏
物旣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
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旣能知至則行善不行

惡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疏本謂身也旣以身爲本
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言厭也疏慊然安靜之
皃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
淇澳章注此心廣體胖之詩也菉竹疏菉王芻也竹
扁竹也
前王不忘章疏廣明誠意之事
康誥曰克明德疏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大甲曰
顧諟天之明命注諟猶正也或爲題皆自明也疏

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
湯之盤銘疏廣明誠意之事邦畿千里疏廣明誠意
之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疏廣明誠意之事此謂知本
注本謂誠其意也疏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
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
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或爲吝一人僨事注僨或
爲犇絜矩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矩或作巨
冠義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冠禮起早晚書傳旣無正文案

畧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王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以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禮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

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亦棄罢服大夫爲
昆弟之長殤大夫旣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
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
皆二十冠也故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
長殤是也棄此條冠及冠年之緣起證引甚明故
詳記于此

昏禮

正義曰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
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

禮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案此條頗詳昏禮之始故録之喪服小記服與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疏曰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案此一條足補上文質

不同之義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集此章說婦道甚正

鄉飲酒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經又曰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疏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

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陳注維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案禮莫重於天敘之秩然莫不由於五倫而生夫所謂序者惟長幼無失次然後可以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咸正無缺夫子之所以發易易之歎者豈欺我哉

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孔

疏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陸佃曰爲人後者謂不見先於人也徐師曾曰與干也與爲後有所利之而干求也朱國禎曰敗亾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既爲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罷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塲乎先王蓋以敎孝也由是觀之爲人後者當列不孝之科矣萬斯同曰子路出延射而以爲人後者與僨軍之將亾國之大夫同譏何甚

語之不倫也愚意後字當是役字之譌葢言爲人
役者方與上二者相類不然立後之典先王之所
定也而可輕詆哉桒衆說紛紜莫知適從姑備書
之

燕義

桒燕者安也喜也又與宴同葢取上下歡樂之義只
取歡樂而已則易入於輕慢故君獨升特立使宰
夫爲獻主示下不干上之義終始尊嚴而已則上
下不得相乎故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賓受
君之酬再拜君荅拜之示上亦荅下之義於是恩

敬幷施尊卑相得無干侵隔阻之患所以不可無

奠禮也

聘義

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馬晞孟曰温者德

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

温奠敎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温詩亦曰温温恭人

惟德之基

喪服四制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

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呂大臨曰書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此云諒闇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鄭氏不見古文尚書其說迂遠殆不可取

顧湄諒闇考書說命云王宅憂諒陰三年禮記作諒闇論語作諒陰義同而字異鄭康成柱楣翦屏之說迂回未盡杜元凱以爲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居心喪其意以亮陰是既釋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援經傳亦難盡信朱子論語注以爲天子居喪之名及見後漢梁太后增封濟北王詔曰次躬履孝道（次濟北王名）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晉山濤傳詔

曰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則是臣下亦得稱諒闇也孔安國書傳亮訓信陰訓默二字乃形容其不言之實疑即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又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儀禮非喪事不言孝經言不文皆亮陰之義似可通臣下言之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正謂此也晉孫綽表哀詩序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亦一證也郝敬曰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昧爽幽居愁處不分明之皃案顧氏所引平順郝氏說甚奇

青莊館全書卷之八

庚午夏戚弟金
民城盛汝書之

